



歷代名臣芳躅序



黃魯直有言士大夫三日不讀書
則理義不交于胸中對鏡面目可
憎向人語言無味抑何言之頗至
也然讀書僅資口耳三行條績於
身心世道了無闕涉陸菴舍六藝

遊覽百家將焉用之未嘗聞徒
說正之言曰讀書自六經外莫如
讀史史所以觀宇宙變遷之局
可以察治亂倚伏之機可以窺古
人經綸之迹而老衲法博性寡
善忘間故隨事彙抄以備考證
有志未遑一日侍御金公出歷代
名臣芳躅一編示余曰此吾披閱
諸史所幸輯古也其時自春秋以
至我

朝甚為類凡九臣為卷公于將付
剞劂以公同志子其為彙序之

未讀未竟作而歌曰公之為是
編也其有夏乎蓋世道人心之
變至今日而極矣立朝者急私
交而忘公誼治民者先廟祿而後
保障習俗之日淫于侈靡也議
論之日濟于葛藤也學術壞于
盜竊而屢恥喪于糴歿也如等
斯靡如彼所流演義之固所底
心故公所編輯首忠貞節義已變
以標貴方次恬退孝友範俗仁恕
以導衆能而終之學術言門以端
根本其思深其意遠體人至一

編于座右觸目會心臣功于世道
人心長豈曰小補之哉公台發源以
循良高第漢及居言路所疏
編皆

宗社大計蓋得于生平讀書之
益者多矣詩亦云乎惟其有之
是以似之敵舉以為公贈又云高山
仰止景行正躬舉以為讀是
編長法

萬曆己卯長至日年家弟溫體仁
頓首書于燕山之文似齋

歷代名臣芳躅敘

朱不佞歲在甲寅旅食長安業
以暇日被紀彙自周室暨

昭代雜裨官環語凡有闕世教
者輒錄之析其類有九客有難
之在曰墳索而下名詰蔚與徽行懿

鏢代不絕書而是編得無掛一漏萬
乎余唯、否、曰自淳龐邈而俗流
安誰能不波是編也或慷慨于
彝常足以激頽或彷彿于先
民足以還雅雖網一強或漏而狂
替一得惟取其或可維風云爾
客曰然遂識之

富湖金汝諧

新編歷代名臣芳躅目錄

忠貞類

節義類

良吏類

恬退類

純孝類

友于類

範俗類

仁恕類

學術言行類

新編歷代名臣芳躅卷之一

當湖啓宸金汝諧纂

弟履台金汝達校

忠貞類

周公

周公使其子伯禽就封于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如此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國慎無以國驕人夫周公輔六尺之孤負宸而朝且制禮作樂功在社稷而不矜不伐赤鳥几几猶然翼翼小

心之遺意也

史魚

衛史魚名鮒衛之賢大夫也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肯反任之史魚諫而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我死置屍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對公愕然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殯於客位進伯玉退子瑕衛國以治孔子聞之曰史魚屍諫忠感其君者也

包胥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隱終身不見

莊善

楚人莊善以白公之難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親而死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者吾公也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及門刎頸而死

王歎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歎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母人以歎之故已而使入謂歎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歎固辭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歎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歎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求閔王子法章立是爲襄王

蘇武

蘇武字子卿武陵人漢武帝時匈奴入寇帝命武出使議和單于欲武降武不屈將武囚于幽窖中絕其飲食

時天雨雪武啣雪以羶毛咽下數日不死單于以爲神助乃徙武北海上使其牧羝羊乳乃放歸及昭帝卽位遣使議和求武等單于詭言武死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單于驚謝因還武武畱匈奴一十九年旌旄盡落回時鬚髮盡白

朱雲

漢朱雲字子游爲槐里令性剛介公忠成帝時安昌侯張禹爲帝師傅阿附王氏雲忿激於衷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互相黨比以固寵祿臣不敢愛死願借上方斬馬劔斷佞臣頭以勵其餘帝問誰也對

曰安昌侯張禹上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命斬之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於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首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固當采之其言非亦宜容之以開言路上意解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宜輯之以旌直臣

龔勝

漢龔勝字君賓三舉孝廉不就哀帝拜爲諫議大夫王莽秉政棄官歸老莽復遣使迎之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加勝身却之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乎不食死

董宣

東漢董宣字少平爲雒陽令方剛骨鯁不避權貴時帝姊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數捕之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爲驂乘宣於夏門亭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於帝帝大怒召宣至欲箠殺之宣叩首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彊項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於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稽紹

晉稽紹字延祖爲晉秘書宰惠帝復祚遷侍中嘗詣齊王問咨事董艾言於問曰稽侍中素善於絲竹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不受曰名公匡復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脩常伯豈可操執絲竹爲伶人之事問艾俱懷慚及朝廷北征王師敗績天子蒙塵百官潰散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御輦兵交飛矢如雨紹遂遇害血濺御衣天子深哀悼之及事平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之血不可去也

溫嶠

溫嶠元帝時爲太子中庶子及明帝卽位拜侍中成帝咸和初代應詹爲江州刺史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蘇峻果反宣文太后詔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遣使要陶侃同赴蘇峻之難侃恨不受先帝顧命不許再使奉侃爲盟主許之嶠乃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泗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流涕覆面三軍莫敢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嶠率精勇從白石挑戰峻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大破賊衆峻黨皆平

周嶠

周嶠元帝時爲湘川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嶠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爲魏乂偵人所執乂責嶠辭情臨以白刃嶠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乂謂嶠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嶠僞許之旣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尅武昌卽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乂於是數而殺之

安金藏

唐安金藏京兆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帝嗣俄有誣其

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
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后聞大驚命
高醫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卽詔
停獄睿宗乃安

顏杲卿

唐顏杲卿字昕與玄宗時爲常山太守安祿山謀叛攻
城甚急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執杲卿袁履
謙送洛陽祿山數杲卿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爲判
官不數年超陞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瞋目罵曰
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
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
豈從汝逆虜反耶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萬段臊羯狗
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縛於橋柱而剛之至
死罵不絕口

顏真卿

唐顏真卿字清臣爲平原太守時玄宗過寵安祿山真
卿度其必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以防之
及反郡邑皆風靡玄宗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忠義
耶及真卿遣李平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作何狀乃能
如是後李希烈反盧杞爲相懷隙遣真卿往諭之希烈

名目考證 卷之一 七
怒令兵拔刃真卿顏色不變叱曰爾受國重爵不思致
身效報而顧逆天謀叛天地豈容吾當盡忠以死報國
豈聽爾逆黨脅耶希烈怒命以鋸解之

張許

唐張巡潭州人爲真源令安祿山反巡起兵援雍兵與
賊將令狐潮拒戰屢捷潮與巡有舊謂曰天下事去矣
足下困守孤城欲何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
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益兵圍之復謂巡曰向見雷
將軍已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
倫焉知天道尋屢出戰殺賊兵將數萬奉詔援睢陽與
賊將伊子奇大小數百戰殺賊兵將數十萬賊奔而復
合圍城旣久城中食盡巡與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
障無睢陽是無江淮也宜堅守以待援至始與士卒同
食茶紙并馬旣盡羅雀掘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衆
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老弱男婦烹之人知必死莫
有叛者賊登城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生不能全城以
報陛下死爲厲鬼以殺賊被執不屈與許遠南霽雲俱
死之

李唐

肅宗張后與李輔國謀徙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見山

名目考略 卷之一
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
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泫然涕下而內制於后卒不敢
謁西宮

段秀實

唐段秀實德宗時爲司農卿值太尉朱泚謀反遣騎士
劫之以兵秀實度不能免乃往見泚說之使開諭將士
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泚聞不悅次日議稱帝
事秀實奮前奪姚令言象笏唾泚面大罵曰叛國狂賊
吾恨不斬汝萬段以雪朝廷之憤豈從汝反耶因舉笏
擊泚泚匍匐走秀實叱泚黨曰我生平忠義自許豈
同汝等逆徒造反乎何不速殺我衆黨殺之

李泌

李泌字長源德宗貞元三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太
子妃蕭母郅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
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
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
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
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
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耶對
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佗日陛下

悔曰我惟一子殺之必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咸非所歆也卽噫嗚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郅國爲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乃寤太子乃得安

柳公權

柳公權字誠懸仕文宗時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帝常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爲惴恐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

孫揆

唐孫揆字聖圭第進士昭宗時爲節度使時李克用破黃巢功雖高然表誅田令孜擁兵迫京師所爲多僭昭宗討之揆統兵會戰克用遣兵於叢林中暗夜埋伏伺揆兵過擁而執之自爲釋縛禮遇甚恭婉辭謂曰公輩抱負經綸當從容廟堂奚爲自履行陣揆罵曰負國逆

名目考略 卷之一
賊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吾誤爲爾執有死而已克用大怒命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罵曰無知狗奴解人當以板夾狗輩安知賊如其言罵聲不輟而死

彥章

後梁王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馬馳突奮疾如飛爲梁將守鄆州唐主李存勗兵至彥章與戰墜馬就擒唐王惜其材諭欲用之彥章曰予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今不幸力窮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何面目見天下人乎甘被殺焉

趙普

宋趙普字則平太祖擢用功臣普欲除某人爲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太祖怒以其奏章壞裂投之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章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寤用之其後果稱職

陳和

宋陳和字季實官御史嘗劾奏童貫弄權反覆不置徽宗欲起和引帝衣請畢其奏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帝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易衣却之曰畱以旌直臣卒謚文介

李若水

名臣志 卷之十一
宋李若水爲吏部侍郎時金將粘沒喝圍京城逼徽欽
二帝至青城營若水扈從金人令帝易服若水抱帝而
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怒擊仆地曰今日順從明日富
貴矣若水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罵益甚金人以刀斷
其舌至死罵不絕口金人曰南朝死義惟侍郎一人而
已

岳武穆

宋岳飛字朋舉背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肌膚奮起
戎伍屢建奇功凡數百戰內平劇賊外制強胡其用兵
也尤善以寡勝衆金人以爺呼之而不敢名嘗相謂曰
撼山川易撼岳兵難時金已心寒候岳兵至相率投降
而奸相秦檜立主和議矯詔班師誣下獄死百姓莫不
涕泣金人酌酒相賀

洪浩

宋洪浩朱弁司馬朴先後奉使於金國久被拘畱徽欽
北狩陷虜中相繼崩於五國城弁欲請制服朴曰臣子
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柰何遂服斬
衰朝夕慟哭操文以祭其詞有曰臣等節上之旄落盡
口中之舌徒存探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
及淚洒冰天蓋浩筆也浩等畱金十餘年始得還朝入

對便殿求歸養母帝曰卿等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是豈可舍朕而去耶

趙鼎

趙鼎字元鎮宋高宗時爲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從帝親征自平江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輒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獻錢耶上曰朕求之也鼎奏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

趙昴發

宋趙昴發爲池州通判攝州事值元兵攻城度不能退語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宜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昴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乎及元兵薄城昴發書几上曰國不可復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俱縊死於從容堂

文天祥

宋文天祥字永瑞吉州人登進士第及宋亡拘繫燕京元帝遣王積翁諭旨欲用之誓死不從一日乃召天祥入殿中公長揖不拜元主問曰汝欲何言對曰吾受宋

厚忠惟思盡忠而已豈肯事二姓宋室已亡願賜一死足矣元主不忍殺使祥退左右力贊詔有司殺柴市俄有詔止之至則死矣臨刑顏色自若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妻歐陽氏收屍面如生觀者駭泣有張毅甫者負祥骸骨歸葬吉州其母夫人柩同日而至人以忠孝所感云

劉子俊

劉子俊字民章度宗時嘗中漕試少與文天祥同里開相友善天祥開督府興國子俊詣府計事補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兼督府機宜空坑兵敗子俊收兵保洞源接應郡縣尋入廣與大兵遇戰潰復招集散亡與鄒淵同趨潮州天祥兵敗子俊被執自詭為天祥意使大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未幾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贖至大將前始得其實乃烹子俊

謝枋得

宋謝枋得號疊山為江西招諭使時宋亡元帥夔狗江東枋得迎戰營安仁糧盡無援孤軍敗潰乃變姓名入建陽設卜肆於建陽驛旁叅政魏天祐逼之北行遂以死自誓絕粒不食天祐與之言坐而不对久不能堪乃

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全節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龔勝全節於漢死於十餘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韓退之二云蓋棺事乃定叅政豈足以知此遂臥病轎中渡采石不食死於驛其子定護骸骨葬信州

楊士奇

楊文貞公士奇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叅政者風駛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令先日候無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廩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雞束薪相辭受其細如此其大可知也公正統初每朝罷歸即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閑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

吳寬

吳文定公寬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官僚上疏諫弘治

十七年集議孝肅太后祔塋廟禮廷臣皆公言定議上喜謂大義深恩並行不悖云詳實錄公爲人靜重醇實無慨慷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未嘗碌碌苟隨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又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於其友同年賀解元邁疾京師歸其家朝夕視之死爲服一月喪其篤友誼如此旣官尚書歸至里第步行未嘗乘輿

王鏊

王文恪公鏊公初授翰林閉門力學避遠權勢弘治中充經筵講官中官李廣怙寵干政公進講意存諷諫上退謂左右曰講官云云意指若曹也後廣敗大臣多被污公獨不與戚畹壽寧侯與公有媿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耻之乃今自附壽寧耶

鄒智

鄒立齋公智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間巷覩者藉藉歎羨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北上春官時鄉里一尊官見而欣羨之謂曰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以訪否尊官蓋俗輩第羨其均以妙齡掇巍科云爾

公初以其爲同志也亟訪之才晤坐已其人忽問曰子
省榜首坊金視衆舉子爲增幾何公大恚卽拂衣起不
答而出呼燕雀安知鴻鵠志也昔人謂王孝先曰狀元
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孝先艷然曰平生志不在溫飽
類此公旣第選館中秘應詔陳言論進君子退小人大
忤權貴謫某州吏目公年雖不永未竟所志其閎議偉
節到今燁然烈矣

何景明

何學憲公景明公初授中書舍人奉敬皇帝哀詔下雲
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象犀珍貝謝弗受後逆
理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
歸踰年免官瑾敗李文正薦復原官直內閣制勅房經
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爲
直者公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極
言義子不可蓄宦官不當寵疏畱中不下人爲寒心時
四方學士咸願知公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公持古
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
邸中人廖鵬贈之棺公叱卻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
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賻之公和粹冲夷人樂爲友衆目
爲台輔中人然性簡意寬不善事樞要遂出爲校文之

名臣列傳 卷之十一
職年亦不永人咸惜其未竟厥請云

于謙

少保于肅愍公謙已巳之秋胡塵翳天皇輿播越於迤
北戎馬躪蹂於郊坰變在呼吸間耳幸不至如靖康永
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公時擘畫所最難者有七彼時
闕庭闕然而譁監國欲退已成甘露之變矣公上陞掖
畱請立斃王毛二監以紓衆憤請宣諭王振應族俟命
行誅馬順應死擊死勿論而群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
立法紀不章戰守無具虜患且方熾也公首正扈駕失
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
征調且除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畧遏虜
勤王二也嗣徐瑄倡議南遷踵宋季南渡之覆轍矣公
慟哭抗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二也石亨請閉九
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靈與虜矣公令盡移廓外居
人入城背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
倉糧百萬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寧嗾虜邀大臣
議和後叅將許貴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欵軍之愚計
也公卽出德勝門對壘約戰勵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
也喜寧異族以國爲市此虜奸細也公授計擒之以絕
禍本六也自是虜酋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甫戢內

釁漸萌奉迎之議上不樂聞調停少失于戚之事兆矣
公昌言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
應遣使奉迎上乃勉從七也且其時閩越嶺南劇盜鋒
起南蠻西蕃亦復蠢動公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
寢散遣降胡抗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蒼
黃注厝動中機且一時經畫奕世永賴者不可殫述殆
若天授神啓豈公之智筭異等抑公之精誠無二耳惟
虜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
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城下亦
然公時引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謾
對襲鄭人伐許之故智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悲夫公
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嗟嗟公之血誠已灑於
此矣抑世僉謂倜儻非常駘宕不羈者可濟緩急彼繩
尺修謹士齷齪難與應卒支變云乃公故潔廉方正一
錢不私力遜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數椽敝廬僅蔽
風雨幾畝薄田纔供餽粥食無兼味衣無累帛巡撫兩
省幾二十餘年議事入京也不持一土物以賄貴要兩
袖清風之咏汴人至今傳誦之由是以觀論材品者尤
重原本哉蓋未有侈於奉身而能致其身未有急于狗
世而能以身狗國者也視公可鏡矣

周鑑

周廉憲公字孔明由會魁進士選授御史公少受經于安成所友交皆名士嗣爲御史按江西會監鄉試所交名士多中式者時執政吉州陳公某其子怙勢多不法虐其里人公出都門時陳曲意免公爲庇公按部至吉州訊諸士民盡得其狀竟繩以法不少貸陳銜之而諸不舉者承其意奏公徇私嗣會試事竣奏中所指者多成進士而彭華者且掄大魁朝紳益藉藉歎公得士陳無以中第諷銓司出之爲滇南憲副九年不調尋考績北上江行覆舟公瀕危幸免候吏檢其行李止二革筒故衣數襲積俸三百金耳嗣晉山東按察使公度執政者不能忘遂引疾歸

孫廷徵

廷徵字孔賢由學博文行異等選爲山東道御史巡鹽河東瑾責賂不遂撫事下詔獄久之得釋已按陝西會宜鏞以寧夏叛戕撫臣暨總戎公時駐延綏聞變馳至榆林以先發義檄叅將時源討逆而射書城中說廢將仇鉞者爲內應不浹旬宜鏞成擒露布未及達闕庭而朝議起楊文襄督京軍征討太監張永監之永方至潼關聞報馳入陝攘功時源兵憤而譟紀功黃門自經死

公單騎馳入軍中折矢而誓之曰邊軍欲亂吾以京軍討之京軍欲奪而功吾以死爭諸軍乃戢公亟爲上疏列其功永旣入朝攘功不已會公亦事竣還朝永於御前劫公歸功于已公於朝班中挺出抗言曰功如是如是臣卽死恥食言於邊軍士也于是寧夏之亂始定而永憾公不釋尋劉六劉七羣盜起畿內將沂江淮而上永嗾秉銓者以公習兵事出爲九江兵備公至踰月殫精調度劬而病賊再至公再以舟師卻之竟以是瘁卒卒無以殮當路括官錢備衣棺殮之以其喪歸旣歸流寇數千掠羅田入麻城經公之門將犯之旣入覩所居敝陋徒四壁立異之而賊魁趙鏊者故儒生尤咨歎焉乃書空空二字於門屏而永所部毋犯時邑中諸村所過皆煨燼矣

王恕

王端毅公恕由庶吉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寺副出知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歷江西河南布政拜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多平賊功帥欲縱兵搜山公不可下令擅殺者斬復榜示流民復業尋巡撫河南載巡撫雲南劾鎮守內臣錢能陞右都御史中貴有以黃鸚鵡上獻者公疏言漢末鼠巢

于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夫鸚鵡本綠羽而今黃
非野鵲變色之類與書曰不貴異物則遠人格乞降詔
痛絕貢獻時有駕帖下郎中鍾蕃所公言故事駕帖下
諸司司禮監用印刑科掛號皇城諸關防今皆無何以
爲信在任九月疏凡廿上尋進右都御史時中官王敬
乘傳東南搜索竒玩公引唐太宗遣使梁州諷李大亮
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大亮與蘇
題不奉詔事疏上詔下獄同惡伏誅中外快焉轉南京
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刑部員外郎林俊論妖僧繼曉
下獄經歷張黻救俊亦下獄公言二人志在盡忠疏畱
中尋有旨令致仕孝廟卽位召爲吏部尚書公薦諸名
公卿引置執政抑僥倖獎名節拔淹滯中貴無敢干以
私通政司經歷高祿以內批爲本司叅議公言以天下
官待天下才勿可以親戚妨公議公遇事輒言言有不
合卽引退執政不悅者謂其好名會南臺薦公入內閣
不悅者益忌之嗾御醫劉文太指斥公公力求去遂致
仕公家居時見子侄易左右鄰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
是與我世比居者何忍俾之遠去乃召之各還居給以
原券不問價年八十餘葺廬於先隴之次搜閱典籍編
歷代名臣諫議一百二十卷又作石渠意見務刻俗學

而求合於聖賢之旨凡四卷後又作石渠意見拾遺二卷已又構玩易軒討究易理作石渠意見一卷讀書至耄不倦視衛武公之九十不忘交傲不殊也

胡世寧

胡端敏公世寧正德中公由南刑部陞廣西太平府知府尋遷江西憲副時宸濠潛謀不軌吏于江西者勢怵利啗惟其欲之是聽間有稍知順逆者不過循默自保觀望規避以脫虎口爲幸耳孰有奮不顧身如胡公者哉疏朝入而禍夕發竟以脫身間走得免灰滅及械繫掖庭備嘗百毒朝之用事者悉受濠賂幾陷不測矣賴

御史徐文華等申救減死謫戍遼東躬履行間授徒以自業嗣濠誅起官累仕至兵部尚書太子太保余惟已卯之變孫忠烈嬰其難王文成襄其勛燁然著矣由公觀之要皆焦頭爛額之禱也若公者其爲徒薪曲突之謀者乎公爲主事時嘗自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怨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淺粗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不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云跡公生平不媿其

言矣公幼極艱苦寄食就學卓有經濟之志仕幾四十年雖祿一品被服飲食猶素士也

許論

許公論爲職方司時慨然籌邊著爲九邊圖論覈堅弱則結士心有法究虛實則足軍餉有法據要害則蓋屯戍有法急聲援則揆調發有法今觀其圖論凡地形山川險夷糧峙士馬多寡如指諸掌真所稱畱心邊務者後爲總督有山西巨盜郭尚儒等聚衆四百餘處劫掠遠近論檄叅將李欽等以計擒之其黨遂解去復有叛人白通事導朵顏酋侵薊州塞論伏兵擒通事斬之噫

國家得若而人者宜力壯猷何憂匈奴哉



